

赏鉴类

雅俗文化书系

服饰文化

陈丕西 编著

在中国，

在文学艺术，

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
等方面，

甚至在衣食、住、行、

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

应对进退等方面，

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雅俗文化书系



中国经济出版社

雅俗文化書系

服 饰 文 化

陈丕西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饰文化/陈丕西编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3

(雅俗文化书系/严平主编)

ISBN 7-5017-3237-X

I. 服… II. 陈… III. 服饰-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40 号

责任编辑:王燕群 (8353180)

装帧设计:曹 春

图片摄影:刘建初

服 · 饰 文 化

陈丕西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雍和图书文化服务中心激光照排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 印张 10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 7-5017-3237-X/Z·449 定价:6.6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题 字：赵朴初

名誉顾问：季羨林

主 编：严 平

主 审：韩天雨

编 委：王燕群 王岳川 朱正琳

 欧阳胜 韩忠本 高 毅

 何 云 唐师曾 袁 满

 黄盛华 张 方 邓安庆

 魏 民

总 序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与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

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季 孟 林

1994年6月22日

目 录

序：赤裸人群的呼唤	(1)
一、大自然的启示——原始服饰	(4)
1. 绿叶、兽皮与蚕丝	(4)
2. 贝壳、石珠、兽牙和羽饰	(10)
3. 奇异的纹身	(17)
4. 图腾崇拜与模拟	(23)
5. 美的奠基	(29)
二、踏入误区——等级服饰	(32)
1. 贵贱的标识	(32)
2. 华丽的龙袍	(38)
3. 繁缛的官场饰物	(45)
4. 美的潜流	(52)
5. 物极必反	(58)
三、阳刚与阴柔之美——性别服饰	(65)
1. 性与美的组合	(65)
2. 礼乐中的杀机	(72)
3. 女性的抗争	(80)
4. 柔能克刚	(87)
四、绚丽多姿的个性——民族服饰	(96)
1. 大自然的赋予	(96)
2. 文化的积淀	(102)

3. 天性与智慧的结晶	(108)
4. 迥然相异的风貌	(114)
5. 美是相对的	(120)
五、脑际中的衣冠——当代服饰观种种	(127)
1. 实用与审美的融合	(127)
2. 道德向美的屈服	(133)
3. 时髦与新奇的魅力	(138)
4. 回归自然的浪漫情怀	(145)
结语：美——服饰发展中的永恒主题	(152)

序：赤裸人群的呼唤

大约 200 万年以前，当一双古猿离开了同类的时候，他们绝没有想到，自己已踏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实际上，这正是一条向人类进化的道路，天地间一个新的物种——人类，就这样不知不觉、悄然无声地出现了。

与动物相比，最初的人类至少在外观上仍没有显著的区别，那浑身的毛发、粗大的骨骼、尖硬的牙齿、赤裸的身体，无一不显透出动物的野性和愚昧。

但是，人类毕竟已不是一般的动物了，这种素来被称之为“万物之首”的灵长目物种，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显示了非凡无比的创造能力，而这恰恰是动物永远也无法具备的。尽管，原始人那颗硕大的头颅仍谈不上什么美观，野性和蒙昧也仍然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但正是在这些不起眼器官中，却已潜藏了无限极富创造性的构想和灵感，当然，只是在那漫长的探索和实践，这些构想和灵感才会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实。

人类的服饰文化是从原始人对生存需要的探索和创造中孕育发展的。最初的人类当然不会象现代人一样打扮得衣冠楚楚，甚至不需要一件避寒的衣物。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地球上四季如春，气候温暖宜人，大片的森林覆盖着大地，寒

冷并不存在，冰雪尚未形成，人们尽可以裸露出身躯，尽情地享受阳光雨露的滋养和哺育。

然而，这种舒适的环境并没有永恒不变，神秘的大自然突然间变成了一头恶魔，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无情地摧毁了那片如诗如画的宁静。

不知从何时起，山峰开始塌陷了，深渊却崛起了，河流变得干涸了，地震、暴雨、雷电、干旱、瘟疫……轮番袭来，大自然象凶神一样，翻云覆雨，移山填海，肆意地暴虐着天地间的一切。

在这场沧桑巨变中，一些原始人群消声匿迹了，另一些则不得不四处逃窜，飘移他乡，重新寻找生存的天地。气候也不象以前那样四季如春了，冰雪开始覆盖在绿色上，寒冷开始威胁人类的生存了。

恶劣的自然环境象鞭子一样抽打着人们的肉体，但又从心灵上启迪着人们，教化他们从蒙昧走向文明。当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龟缩在洞穴里，围坐在火堆旁取暖的时候，他们已在默默地思索着，如何将这片温暖长久地留在身边。

集体的狩猎和群居的生活也给人们带来了最初的道德意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突然发觉，相互面对赤裸的身体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情，朦胧的羞耻感油然涌上了人们的心头。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美，这种神秘的感觉，居然在那时候也开始占据了原始人的心间。美，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字眼，但却又是极为形象，极为具体，极易感受的事情。大自然慷慨地提供了许多美的样板，使美在原始人的心目中，早就留下了空间。那一串串原始人留下的贝壳和石珠，尽管

在今人眼里，是那样的简陋和粗糙，但它们却标志着一个开端，标志着人类开始创造美、享受美了。

避寒、遮羞、美化等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不断地萦绕于原始人的脑际，潜藏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人类服饰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历史的长河能倒流数百万年的话，面对那些赤裸的人群，你能猜想到他们心间的需求吗？你能听到他们内心的呼唤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肯定喊出过这样的字眼，那就是“服饰”。

一、大自然的启示——原始服饰

当代人已不需要为穿衣戴帽之类的小事去整日思索了，他们只要走出家门口，即可在各种商店里尽情选择中意的服饰了。但是，数万年以前的人类则没有这般的幸运，一件简陋无比的草裙，或许也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出现在人们的腰间。

在原始人发明衣服的漫长过程中，大自然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时而象一个威严冷酷的教官，施展着各种自然灾害来击打着人们赤裸的肉体，以驱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新的灵感；时而又象一个循循善诱的慈母，将大自然构思得那样精巧、美丽，不断地向人类灌输着美妙的启迪。

原始人类正是在大自然中获取了最初的材料，正是在那姹紫嫣红的花草树木、布局精巧的山岳河流中，获得了美的感受，从而踏入了服饰世界的殿堂。

1. 绿叶、兽皮与蚕丝

当人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绿色的枝叶就已覆盖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即使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沧桑之变，今日的地球上仍拥有大片的森林和绿色的植物。绿色给人以柔美舒适的

感觉，繁茂的枝叶常引起人们对生命的联想，人们将绿色比喻为和平的标志，因为它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着直接的联系。

原始人类正是在那浩瀚无际的绿色森林中，开始自己的生活的，绿色的枝叶为人类提供了吃住的条件，同样也成为人类最早的服装。

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就记载着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上帝耶和华创造了最初的天地后，又在一片丰饶美丽的土地上搭起了一座“伊甸园”，园中花木成林，果实累累。此后，上帝又制造了“亚当”，并从他的身上取下一条肋骨，制造了一个女人——夏娃，让他们配成夫妻，守护住园中的果木。最初，亚当和夏娃都赤裸着身体，并没有羞耻之心，以后，由于蛇的引诱，他们偷吃了树上的果子，结果萌发了羞耻之心，于是就急忙摘下了无花果叶，掩盖住了自己的下体，一片绿叶成了他们最初的服装。

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当然是一则神话而已，但遮羞的确是人类服饰产生的原始动机之一，而那些绿叶编成的草裙或树叶裙则正是最初的服装。

类似的服装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可以见到，尤其是一些热带地区的原始部落中，人们仍然十分喜爱这样的服饰。

太平洋上的所罗门岛是一个四季炎热的地区，这里的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人中的女性，就穿戴着由植物制成的服装。她们头上常戴着用植物编织成的袋形帽，腰间则系着一根由一簇植物编成的草带，行动起来，草簇随风摆动，颇为优雅。

非洲南部的罗图佳人也保持着类似的习俗，这里的男女

大都喜欢赤身裸体，而女性则只是在腰上扎一条很窄的镶花带子，再在腰后挂上几柄芭蕉叶，当作草裙，既可遮盖住下体，又不失短裙的风采。

由于炎热的气候，非洲许多原始部落大都只穿着这种简单的绿色服装，阔大的棕榈树叶，甚至几片连起的树叶，就可能成为俾格米人最漂亮的服装，而一些由草叶编成的裙子和树皮编织的 G 形带，则成为新几内亚附近人们的时髦装束。

除了这些原始部落的服饰外，在当今一些民族中，也仍然喜欢用天然的植物来制成独特的服装，这方面的精美之作大概要以菲律宾人的“菠萝衣”和美国某些地区的“雪松皮衣”为典型了。

菲律宾人有一种被称之为“德蓍思”的奇特服装，每当节日来临，人们都要穿上这种服装，以示庆祝。“德蓍思”实际上是一种植物叶制成的服装，每年秋季到次年的春季，是这里菠萝丰收的季节，人们在种植园中随时可采集到大量的菠萝叶，并用它制成各种衬衣、短衫和裙子，因此，人们也将这种树叶制成的衣裙戏称为“菠萝衣”。

在美国华盛顿北部的普吉特桑地区，人们也利用当地盛产的雪松皮来制成精美的服饰，这些衣物包括具有圆锥形的上衣和一些宽大的披肩，穿戴在身上别有一番情趣。由于制衣的松皮会不断地干枯，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换衣服上的枝叶和树皮，以使其保持新鲜和明亮的色泽。

正象现代的原始部落一样，早期人类的服装也大都取自于天然的材料中，他们只能从附近的环境中去发现材料来构制最初的服装，当人们对自然界的奥秘还所知甚少的情況下，

他们只能从身旁、从随手可以得到的材料中去理解精美的服饰，去理解避寒、遮羞的功能。或许在狂风暴雨来临时，他们在惊慌中恰好发现了树叶的遮雨作用；或许在寒冷的夜晚，他们钻进了草丛和林叶中，无意中发现了树叶的保暖作用；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裸着身体，感到羞耻之时，他们则象亚当和夏娃那样，随手拿过一片绿叶遮住了自己不该暴露的部位，以后很快地将树叶连结起来，挂在了腰间。

相比于那些树叶制成的服装而言，利用兽皮来制作服装当然要复杂一些，无论从裁剪或缝制的角度来看，兽皮服装的制做对于原始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原始人是绝不会放过这种天然的材料，兽皮不仅保暖性能好，而且经久耐用，明显地具有树叶所没有的优点。当然，最初的兽皮服装还不会涉及复杂的工艺，当原始人捕获到野兽，吃掉其肉体后，将整张的皮子披在身上，或用带子系在腰间时，兽皮服装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人类用针线来缝合兽皮，做成服装的历史，大约可以回溯到 18000 年以前。根据考古的发现，这时的人类已制做了一些简易的工具来完成这一工序。1933 年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一枚粗大的骨针，保存完好，只是针眼部已断裂了。这枚骨针长 82 毫米，直径约 3.1~3.3 毫米，针尖圆锐，针身略弯而圆滑。明显具有刮削和磨制的痕迹。

骨针的发明是人类服饰史上重大的进步，它预示着人类的服饰材料将会越来越丰富多采，越来越超越天然材料的局限。

从植物和动物身上获取的天然材料总是具有明显的不足的，树叶等草本植物总是会不断干枯的，人们不得不经常摘

取新的枝叶来制作衣服，而兽皮也不会是经常能够拥有的，狩猎有时也会遭遇危险，人们必须动用自己的智慧，去开发一些新的制衣材料。

这样的时刻大约在距今 5000 年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当原始人群逐渐走入一个农业社会的时候，纺织业也随之出现了。这时人们不仅开始种植一些植物，也开始驯养动物了。在长期的渔猎和采集中，他们已懂得利用树皮、草茎中的纤维来搓制绳索，制做渔网，以捕获水中的鱼类，这正是原始纺织业的发端。

在我国黄河流域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陶制的纺轮和骨制的针、锥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纺织和缝纫工具之一。渔网编织中的经纬构成技术，也很快用到了麻布的编织上了，人们开始利用麻、葛等植物中的纤维作为原料，在简单的织机上，织出了最早的布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和推断，这时的织机是一种水平式的，一端固定经线，另一端则由人来牵引，来回穿梭，进行编织。

人们的纺织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着，最初，在我国三门峡和陕西等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麻布的编织每平方厘米约有 10 根经线和纬线，而到了距今 4000 年前的父系社会时，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许多考古发现都证明，这时人们织布的技术已使每平方厘米排列了 30 根经线和纬线，纺织技术已有长足的发展。

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祥地中，考古学家们也都发现了人类织布的痕迹。古老的埃及人大约在 5000 年前已能织出幅面很宽的麻布了，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则在 7000 年前开始利用海岛棉织布，而小亚细亚地区和南美洲一些地区的遗迹中，

亚麻布和编织物的痕迹竟是 8000 至 1 万年前遗留下来的。

纺织业的发展无疑会推动人类服装的进步，原始类型的树叶裙和兽皮裙已渐渐消失了，较为舒适、美观的亚麻布衣裙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在一些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壁画和石雕上，古埃及人大多都穿着由亚麻布织成的裙子，布料上还有一些编织而成的几何图案，编织的痕迹清晰可见。那些正在修建金字塔的奴隶们和一些王朝中的官员，腰间统统系上了这种裙子，尽管裙子的长度并不一致，但大都可以遮挡住下部的身体。

在中国远古的文化遗址中，亚麻制成的服装也是随处可见的，但样式上却与古埃及人的服装大相径庭。从当时一些陶器上的彩绘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祖先们并不象古埃及人那样赤裸着上身，他们的裙服不仅包住了下体，而且也遮住了双肩和上身，小块的布料被连接成大块，制成了类似今天人们也常穿的套头裙，这种款式，无论从遮体还是从美观的角度来看，显然都要高出古埃及人一筹了。

古人在发现天然的制衣材料方面，最为重要的成果，莫过于懂得了蚕丝的作用。中国人的祖先在这方面表现了独具的天赋，传说史前的黄帝时期，元妃嫘祖就已发明了养蚕缂丝的技术。或许是由于华夏的沃土上盛产桑树的缘故，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从事养蚕缂丝，这一重要发明的殊荣当然不能由嫘祖独揽，她只是千千万万远古人类的代表而已。或许是在狩猎和采集的过程中，人们偶然地发现了那些银白色的蚕茧，或许是人们偶然捡到了鸟类啄破的残茧，并发现了茧上取下的白丝可以制成精美的丝绸，这样的过程现在已无法得知了。历史的进程吞没了人们的记忆，但却在那冰冷的化石